

小说 E 世代

mistletoe

蔡智恒

槲寄生

她对他说，我喜欢你，声音轻微地颤抖。
她对他说，你来了，没有其他的言语。
他说自己是槲寄生，
在爱我的人身上，找到可以爱人的养分。



附赠蔡智恒作词，「阿泰」作曲同名浪漫音乐CD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小说 E世代



mistletoe

- “为什么我在你身旁时，你还会想我？”
-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我经常想你，想到发呆呢。”
- “对不起。”我笑了笑。
- “请你记得，不论我在哪里，都只离你一个转身的距离。”
- 她笑了笑，“你只要一转身，就可以看到我了呢。”
- “这么近吗？”
- “嗯。我一直在离你很近的地方。”
- “那是哪里呢？”
- “我在你心里，正如你在我心里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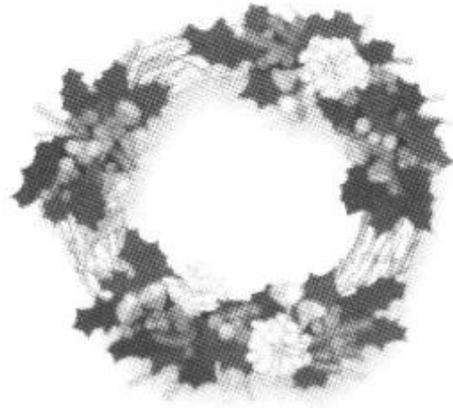
ISBN 7-104-01444-6



9 787104 014447 >

ISBN 7-104-01444-6/I·586

定价：19.80元



蔡智恒

m i s t l e t o e

槲寄生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1—463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橛寄生 / 蔡智恒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1

ISBN 7—104—01444—6

I. 橛…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331 号

橛寄生

蔡智恒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东沂水沂河印刷厂 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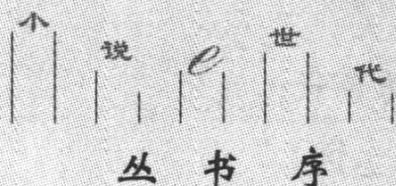
120 千字 880×1230 毫米 1/32 开本 9.625 印张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0 册

ISBN 7—104—01444—6

定价：19.80 元



创作，网开一面

蔡智恒

因为我在网络上发表的小说被出版，
所以我常跟两岸的记者或编辑对谈。

通常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

“为何你会选择网络来发表小说？”

“这不叫选择。因为当时只有网络‘允许’我发表。”

“那你在网络上创作的动机呢？”

我想了一下，摇了摇头：“好像没什么动机。”

然后我会看到很多疑惑的脸。

因为他们很难想像，

有人会没有目的而写一篇上万字的小说。

是的，这是我觉得网络创作和一般传统创作的差异。

以前我有时会说“最大差异”，现在则不敢。

“你还是告诉我一个动机吧！不然我稿子很难写。”

“就说是为了在单调苍白的生活里，留下一丝缤纷色彩；
或说是为了在稍纵即逝的青春中，捕捉刹那间的永恒。”

原先我以为我只需白烂这么一次，
后来发现，我必须重复这种白烂，
去回答不同记者所提的相同问题。

每次访谈结束后，

我总会问他们关于网络或网络小说的看法。

“网络小说的平均水准比一般平面的小说差太多了。”

“这样比不公平。

平面作品已经被严格筛选，而网络作品根本无法筛选。

举例来说，先挑出中国 100 个篮球选手算出平均身高，

然后再从美国随机挑选出 100 个人计算平均身高。

两者相比，可以得出中国人和美国人平均身高的高矮吗？”

渐渐地，我发觉网络小说的优劣是一回事，

平面的人对网络小说、网络写作者与网络环境的陌生，

才是网络小说不能得到客观评价的主因。

我曾听过一种比喻：

“网络上的东西，像是动物园里的一只六脚猴子。

即使突然吸引相当多注视的目光，也不是因为它可爱，

而是因为它怪异与新鲜。”

网络小说不是只能轻薄短小，也不是只能风花雪月，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网络写手普遍年轻（希望以后不会）。我们不能期待一个25岁的写手写出50岁的作品，不是因为他做不到，而是那不应该是他这时候做的事情。也不能因为25岁的他写不出深刻的作品，就断定50岁的他也无法深刻。

写作本来就会反应相当程度的人生经历。就像我们习惯以秋天来表达一种萧瑟的感觉，可是对20岁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会高兴地说：“秋天到了，枫叶红了，我们去赏枫！”叶子落下来，对他们而言，那叫美，不叫萧瑟。看到落下来的枫叶，10岁的小孩捡起来玩，20岁的人很快乐，30岁的人觉得感慨，40岁的人开始叹气。同样的事件，对不同年纪的人来说，感受并不一样。

网络小说也是如此。

因为写手年轻，所以作品直接、简单，很生活化。也许小说中描述的情感并不深刻，但却非常真实。往往是生活周遭俯拾皆是的例子，很容易打动人心。我们都曾有过意气风发的青春，网络写手将青春挥洒于文字，

于是文字会很有活力。

网络从来就没拒绝过年纪稍长的人，
自由与宽容一直是网络创作的精神。
网络鼓励创作，但并不保证一定会诞生好作品。
虽然网络小说的量既多且杂，
常会让人嘲笑是个渣滓很多的文学作品。
但从中过滤出来的少数精华却十分惊人，
让人眼睛一亮！

让在网络上的人，尽情舞动键盘上的指尖。
至于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也不必急着以所谓的“网络小说”这种名词来包括。
因为文字就是文字，
文字不会因为上了网而伟大，
也不会因为离开网络就显得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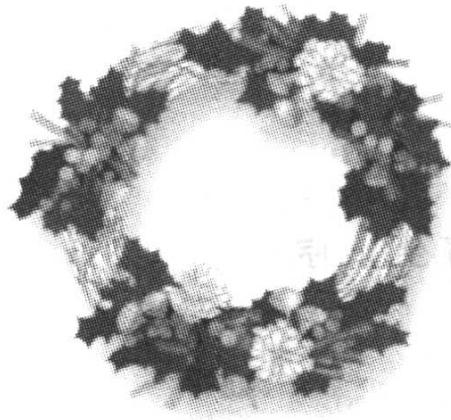
写作用的是心与脑，笔或键盘只是工具，不是吗？

2001年9月27日

蔡智恒

m i s t l e t o e

槲寄生



三
商
社



懈寄生·序

正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样，如果你问我：
这篇十二万字的《榭寄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然后回答你：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
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
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然后坐在计算机前，
自言自语。

这种写作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
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我还是不知道。

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
便写了《爱尔兰咖啡》一样，对于《榭寄生》最原始的写作欲望，
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偶然看到榭寄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榭寄生。

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榭寄生》。
那阵子，白天写写程序，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动笔写。
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
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增添何种变量。

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
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



那都是我的本分。

我总觉得要把分内的事做好，才能考虑其他。

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

所谓的“过去”，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

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从台北到台南。

于是《懈寄生》的时间背景，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

我已经无法记得，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

我也记不得，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像逃难似的，跳上火车。

我只记得，我想了很多很多。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没有想过，当初这段际遇，

会成为《懈寄生》的开头。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

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

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不必化为文字。

如果真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

那么我很想知道，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

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只知道，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想起国二的事。

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姓刘。

“同学们，这堂是作文课，你们开始作文吧。”

她说完后，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开始看书。

“老师，作文题目是什么？”

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

“你们写自己的文章……”老师笑了笑，“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

“那老师……”那位同学又继续问，

“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抒情文？”

刘老师放下书本，站起身：

“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你们到台北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

老师又笑了笑：

“你想，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呢？”

“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

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过了十几年，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意义。

老师，谢谢您。

如果你最后问我：

《懈寄生》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

我会先退开三步（因为我怕你会打我），

然后告诉你：我不知道。

就像一个疲惫的人，下了班，淋到雨，打开家门时，

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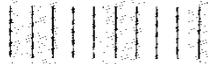
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那场雨、那碗面、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

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支烟 009 第二支烟 017 第三支烟 023

第四支烟 033

第五支烟 053

第六支烟 083

第七支烟 121

第八支烟 165

第九支烟 207

第十支烟 249





檫寄生